



丘良任 编著

杜甫 在 湖湘

·杜甫湖湘诗研究资料汇编·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丘良任 编著

10825.6
QJ56

杜甫在湖湘

杜甫湖湘诗研究资料汇编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杜甫在湖湘：杜甫湖湘诗研究资料汇编 / 丘良任编著 .
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02.10

ISBN 7 - 5404 - 2898 - 8

I . 杜… II . 丘… III . 杜甫 (712 ~ 770) - 人物
研究 IV . K825.6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82821 号

杜甫在湖湘

丘良任 编著

责任编辑：刘茁松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：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

*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87 × 1092 1/32 印张：6.625

字数：100,000

ISBN7 - 5404 - 2898 - 8
I·1979 定价：18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一位值得纪念的学者

——丘良任先生学述^①

蒋寅

一个人能不能称为学者，不在于写过多少书，有多大名气。学者是禀赋特殊气质的人，沉潜专注，持之以恒，以求知问学为人生目标，以读书写作为至上愉悦。这样的人，就是学者。我认识的读书人很多，但真正的学者并不多见。在这不多的人中，丘良任先生是最值得尊敬、最值得纪念的一位。

丘良任先生一九一二年生于吴敬梓的故乡安徽全椒^②，父亲丘景章是全椒有名的才子，光绪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进士，后创办全椒中学，泽及乡里。良任先生在故乡度过童年，后就读于南京钟英中学。那是一所很有历史的名校，卢前、唐圭璋、马宗霍等前辈学者曾在此执鞭，良任先生到晚年仍念念不忘诸位先生讲课的风采。此后良任先生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文学院攻读中国文学，受业于文

① 蒋寅先生此文原载《文史知识》二〇〇一年第一期，经作者本人同意，用作本书序文。编者注。

② 据丘良任先生的儿子丘进说，他父亲的出生地是湖南邵阳，当时丘良任先生的父亲任知府。编者注。

学院院长胡适先生及其他一些著名学者，打下文学研究的基础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先是在南京的中学执教，后多年从事新闻工作，在湖北、湖南的数家报纸任编辑、总编、社长之职。四十年代末受聘于长沙克强学院（后并入湖南大学），任中文系副教授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教育岗位。

一九四九年后，良任先生先后在长沙、淮南、北京、贵阳、淮北等地的中专和大学教授古典文学。他的教学注重直观性，力求简明易懂，为此他花费许多功夫自己绘制教学参考图，搜集与古代作家、作品有关的图画，上课时挂在黑板上给学生看，口述手指，一目了然。在湖南任教期间，他带着研读杜诗的问题，结合作品进行实地考察，开始研究杜甫晚年流寓湖南并终老于斯的经历。不幸的是，自五十年代后期直到文革结束，良任先生遭到长达二十余年的政治迫害，完全被剥夺了教学和科研的权利。这段残酷的经历，我从来没听老人提起过，只是从他书房兼卧室墙壁挂的“补蹉跎书室”匾，推想这段生命的空白。不，不是空白，是苦难，留给他的是沉重记忆和无尽憾恨。

文革结束，高校终于恢复正常秩序，而任教于长沙水利师范学院良任先生却已到退休的年龄，随子女定居北京。说起来不无讽刺意味，直到京寓赋闲的此时，他才得遂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夙愿，而他所有的成果也都是在他离开教研队伍以后完成的。离开了学校，离开了湖南，得不到任何组织和单位的支持，缺乏基本的工作条件，研究

成了日常最艰苦的工作，同时也成了晚年最大的快乐。谁能想象，一位年届古稀的老人，常年拄杖步行或挤公共汽车去图书馆看书、抄书，以惊人的毅力，在各地的图书馆抄录、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。北京图书馆、首都图书馆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是他最常去的地方，工作人员没有不熟悉这位老者的。每次搬家，他首先告诉我的，新址正好有车直达中科院图书馆，或到首都图书馆很方便，他的日常起居仿佛就是在图书馆里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在中科院图书馆看书，每次都碰到丘先生，休息时聊聊学问，谈谈家常。一九九八年，我集中看首都图书馆的书，还是常遇到老人，他感叹地说，现在科学院图书馆搬得太远，不能去了，好在首都图书馆乘车几站就到，还能来看看。也是看一天算一天，没多少日子能跑了。丘先生此时已八十六岁高龄，我相信世间老而好学的学者肯定很多，但像这样二十年如一日，坚持去图书馆看书、抄资料的，能有几人？所以我心里一直将丘先生作为真正的学者来尊敬。

据我粗浅的了解，良任先生的学术涉及杜甫、吴敬梓研究、竹枝词、历代宫词、诗词理论、民俗学、清史、文学史。一九七八年，良任先生在长沙参加《辞源》的修订工作，多方查阅文献，考定杜甫卒于湖南平江，并殡于当地，子孙流寓，遂有平江一枝杜裔，其五十三代孙杜勇民至今还保存着明清两代编印的家谱。一九七九年，先生任教于淮北煤炭师院，将上述考证结果写成《论杜甫之死及其后裔问题》一文，发表在《安徽大学学报》。翌年夏，

因事赴京，途经济南拜访杜甫专家萧涤非教授，详谈了自己对杜甫终焉之地的看法，萧先生表示肯定，并发表《杜甫逝世地点问题》再作论证。萧先生的论文影响较大，学界多采取他的结论，而不知此说实发自丘良任先生。一九八四年后，良任先生复归长沙，沿洞庭湖、湘江杜甫行经之处进行实地考察，将杜甫晚年流寓湖南的诗作按月排列，编成《杜甫湖湘诗月谱》，将历来与夔州诗相讹的作品作了辨正。这两篇论文都收入在一九九八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印行的《杜甫研究论稿》中，而他辛勤搜集有关图片、资料、诗文编成的《杜甫湖湘经历研究资料汇编》^①，却最终未能出版。

良任先生自幼研习中国古典诗学，对古典诗歌的传统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。蒙文通先生认为，“诗言志”的“志”实即事，良任先生也反复强调，中国自古就有“诗言事”的传统，突出的例子就是古籍中大量的《竹枝词》和《宫词》。竹枝词原是唐代流行于巴山楚水长江中游地区的民歌曲调，传唱非常普及。安史之乱后，北方藩镇割据，士大夫游宦贬谪多向南地，浪漫而绮丽的巴楚文化、生动活泼的民间音乐，给白居易、刘禹锡这些生长在中原的文士以十分新鲜的刺激，于是像屈原一样用竹枝词的曲

^① 本书书名，丘良任先生在原稿目录上题作“杜甫湘江经历研究资料汇编”，而装原稿的信封上题作“杜甫湖湘诗研究资料汇编”，“杜甫在湖湘”五字亦丘先生亲笔。责编结合后两者作为书名。

调，仿民歌的风格作诗。宋代自苏东坡、黄山谷、范石湖、杨诚斋以降，作者不乏其人。明清以后，地域风土意识愈益强化，遂有全面歌咏一地风土的《竹枝词》专集出现，百首以上的专集现知就有六十多家！秦荣光《上海县竹枝词》五百三十二首，而金长福等《海陵竹枝词》竟多达八百首。一般认为“竹枝泛咏风土”（王渔洋语），后人专以纪一时一地风物民情，尤贵在搜奇猎异，所咏无非是方物土产，奇风异俗。有时还涉及一些特殊的内容，如明代邝露有《农桑竹枝词》三十一首，清代叶燮有《吴江大水竹枝词》四首，佚名有《长沙抢米竹枝词》七十四首，何振鏞有《长沙大火竹枝词》十首。在地域上，竹枝词歌咏的地方遍及全国各地，甚至远及海外（尤侗有《海外竹枝词》一百首、局中门外汉有《伦敦竹枝词》一百首）。其中尤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上海一带为多，一是最不开化的地方，一是最开化的地方，二者都有让人惊奇叹异的东西，故为人津津乐道。正因为竹枝词写作有这种猎奇动机，所以其中保存了大量有关民俗民情的地域文化资料，可以说是文学、历史学、民俗学、神话学乃至文化人类学尚未开发的一座宝库。良任先生有感于此，多年来一直潜心搜集《竹枝词》，在各地图书馆广考古籍，托友人多方访求，从无以计数的浩繁典籍中搜辑得上千位作者的竹枝词数万首，而且多为几十首上百首的专集，相当一部分还是罕见的钞本、稿本，使《竹枝词》的巨观初步展现在我们面前。考虑到书稿过于庞大，一时难以出版，他先选择

了最有价值的二百二十四家，撰成《竹枝纪事诗》一书，以竹枝词本身的形式来论述竹枝词。每首诗下系以叙录，或述其源流，或撮其内容，或论其影响，或稽其本事，凡珍本善本都说明收藏处所，而诗中有关乎社会风俗、可印证古史记载的内容也予以指示，胜解迭出。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，良任先生撰写了《竹枝词与中华各族民俗》、《竹枝词与〈山海经〉研究》两篇论文，用《竹枝词》中保留的古史和民俗资料与古籍相印证，为古史和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。

良任先生对宫词的研究较竹枝词为晚，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，只是有两次见面听他说起宫词，以为内容丰富，不仅比正史更可靠地保留了历史的真相，也比野史更有趣，更有可读性。我曾把我见到的若干宫词复印给他，以为他草创未久，未必搜罗很广。不想一九九五年，我去拜访老人，他竟拿出厚厚的一册《历代宫词纪事》送我，是暨南大学出版社新刊的，装帧和印刷都很精致。书中以清代史梦兰的《全史宫词》为纲，按朝代顺序先录各家宫词，保留原有的小注，再施以注释和解题。解题广引有关史籍，与诗的内容相参证，收以诗证史、以史证诗之效。而前言乃是一篇宫词通论，将宫词分为帝后之词、诗人之词、史家之词三类，各举若干种加以叙论，对宫词作者的身份、宫词的内容、体制及各家宫词的特点一一作了评述。这也许是目前仅有的对宫词的总体观照，从中可见良任先生掌握材料之丰富和见闻之广博。

良任先生一直留意搜集乡邦文献，辑有《全椒先贤诗钞》。对全椒人引以自豪的小说家吴敬梓一门的著述，更是刻意访求，潜心研究，每有所见，必抄录或复印寄给全椒县吴敬梓纪念馆。前几年我偶尔发现一些吴敬梓的佚作和生平资料，老人高兴极了，再三称赞有意义有价值。后来周兴陆先生发现吴敬梓佚著《诗说》，在《光明日报》撰文加以介绍，良任先生读到《诗说》，撰《文木山房诗说初探》一文，发表在《古籍研究》二〇〇〇年第三期，对吴敬梓的《诗经》研究作了初步探索，对吴敬梓异于前人的通达见解给予很高评价。良任先生还曾为全椒吴敬梓纪念馆题《减字木兰花》词八首，缅怀先贤之情溢于言表。他对故乡文化传统、故乡人民的眷恋之情，全椒人是不会忘记的。

良任先生是性格开朗、胸襟宽广的人，淡泊名利而笃于情谊，视学术为天下公器，常将自己辛勤搜集得来的珍贵资料慷慨地提供给别人。平生爱才若渴，对乡里后学倍加奖掖，手把手地指点年轻学人从事研究，而在浸透他的心血和劳动的最终成果中却见不到他的名字。他每天凌晨即起，书写蝇头小楷一篇，然后就去图书馆看书，回来后接着整理所有资料，一天工作时间超过十小时。这种顾炎武称为“采铜于山”的工作无疑是极为艰巨的，但良任先生却自谦是“拾麦穗”。就凭着这种孜孜不倦、日积月累的功夫，他发掘、整理了民族文化的许多宝贵遗产。他的业绩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一致肯定，《竹枝纪事诗》由暨

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，赢得广泛好评，中央电视台“夕阳红”节目以“拾麦穗的老人”为题介绍了他的事迹。

二〇〇〇年八月十二日，良任先生在北京病逝，享年八十九岁。辗转病榻之际，我曾前往探望，老人回顾平生，虽历尽坎坷，但毫无憾色。他说晚年过得很充实，对得起自己，也对得起社会，两部书稿已托付友人整理，想终不至于湮没散失。几个子女各有不凡成就，尤其令他无限欣慰。老人娓娓而言，精神是那么平静，那么安详，但深悉老人二十年爬梳剔抉之辛勤的我，却不能不为之怅恨——老人耗费二十多年心血编成的煌煌巨著《中华竹枝词续编》、《历代宫词统编》，联系数家出版社，都逡巡不决，束手观望，使稿压多年，不能问世。如此有价值的资料沉睡篋笥，不得为世所用，实在令人扼腕。

我和良任先生相识，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太原唐代文学会上。十二年来，承先生厚爱，视为忘年小友，常通信问，屡蒙赠书。一九九八年五月，良任先生曾示我四七年发表于《泱泱》的十首词，说自觉词胜于诗，又戏言身后如有人写文章谈到他，希望能提提他的词。先生病笃，以诗词稿相付，纸墨犹新，而人天永诀。今日正值先生丧满七七之期，回想当时情景，诚所谓“昔日戏言身后事，今朝都到眼前来”，不觉为之怆然。以我的浅学少识，不足以论先生之词，谨编次遗稿，付施议对兄刊于《中华诗词集刊》，读者无论知与不知，讽诵之下自可想见其为人。姑以这篇小文略述先生行谊学术，以寄永思。

岳麓应建立杜甫草堂议^①

丘良任

王夫之《潇湘十景词》序云：“‘湖南清绝地，万古一长嗟。’杜陵游踪，十七于神州，而期兹万古，岂徒然哉？潇水出自营浦，北流五百里而得湘，湘水出兴安之海阳山，与漓背流，既合于潇，北流千二百里至巴陵北。大江自西来注，然后潇湘之名释而从江。此千五百里间，黻纹绣壁，枫岸荻洲，清绝之名，于斯跂矣。”这几句不仅把千里潇湘，来龙去脉，说得清清楚楚，而且江流壁岸，春景秋色，如在我们面前展出一幅长卷画面。姜斋将这位大诗人的诗句与实际景物对照，觉得诗中字字皆是湘江景物，湘江景物处处皆是诗句。诗中之情与眼中之景融而为一，所以“清绝之名，于斯跂矣”。

杜甫这个句子，见于入湘诗《祠南夕望》，原诗是：

“百丈牵江色，孤身泛日斜。
兴来犹杖履，目断更云沙。
山鬼迷春竹，湘娥倚暮花。
湖南清绝地，万古一长嗟！”

^① 此文原刊于美国纽约出版的《海内外》一九八六年第三期上，又见《岳麓诗词》一九八六年第四期。本书引以为自序。编者注。

《杜诗详注》引黄生曰：“此近体中吊屈原赋也，结亦自喻。日夕望祠，仿佛山鬼湘娥，如见灵均所赋者，因叹地虽清绝，而俯仰兴怀，万古共一长嗟。此借酒杯以浇块磊。山鬼湘娥，即屈原也。屈原，即少陵也。”黄生这几句话是深有体会的。杜甫入湘后，首谒湘夫人祠，有诗，停舟回望，感慨万千。“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余”，“荒忽兮远望，观流水兮潺湲”（《九歌·湘夫人》）。杜甫也正进入这样的诗的境界。如此清绝之地，屈大夫沉于汨罗，贾太傅迁于长沙，而子美老病孤身，又至于此。可是他当时还没有料到自己两年以后，也就在汨罗江畔，结束了生命的篇章，吟魂与屈子为伍。

杜甫是大历三年岁尽冬残时到达岳阳的。他写下了著名的《登岳阳楼》诗，次年春初，便入洞庭，溯湘江而到长沙。当时的长沙未受安史之乱战火的影响，山河壮丽，楼阁峥嵘，杜甫赞道：“秦城楼阁烟花里，汉主山河锦绣中”（《清明》）。他游览了岳麓、橘洲等处，他称湖南是“乐国”，颇有定居之意。他说：“昔遭衰世皆晦迹，今幸乐国养微躯”（《岳麓山道林二寺行》），又说：“暮年且喜经行近，春日兼蒙暄暖扶。飘然斑白身奚适，傍此烟霞茅可诛。桃源人家易制度，橘洲田土仍膏腴。潭府邑中甚淳古，太守庭内不喧呼”（《岳麓山道林二寺行》）。山川秀丽，气候温暖，田土肥美，民风淳朴，湖南真是理想的晚年安居之所！以后他又一再表达这个愿望：“可使营吾居，终焉托长啸”（《次空灵岸》），“乱离难自救，终是老湘潭”

（《楼上》，湘潭是指潭州，即长沙，非今之湘潭市）。可是杜甫飘泊江湖，垂老无依，不得不作北归的打算。“北归冲雨雪，谁悯敝貂裘？”（《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》）。其不得已的苦衷，是意在言外的。不料舟中风疾，竟出不了洞庭，转帆去到昌江，竟以寓卒了。（关于杜甫卒于昌江之事，作者有《杜甫之死及其它》一文，载于一九七九年四期《安徽大学学报》）

李白集中有《酬裴侍御对雨感时见赠》诗，又有《至鸭栏驿上白马矾赠裴侍御》等诗。贾至有《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》诗及《赠裴九侍御昌江草堂弹琴》诗。李白流夜郎时即与裴侍御有酬赠，放还至岳州是在乾元二年（七五九），适贾至贬岳州司马，所以同泛洞庭。杜甫大历三年冬晚过岳州，是否与裴往还，不能确知。但裴与李白贾至交谊甚深，亦必知杜甫。裴在昌江有草堂，杜甫于舟中病情恶化，不得已而投昌江求医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《风疾舟中》诗有“转蓬忧悄悄，行药病泔泔”句，正是实际情况。不幸杜甫竟至不起，就渴葬在昌江城外十里的小田，所以《墓志铭》说他“竟以寓卒”。如果是死在舟中，怎么会葬在昌江城外呢？现在平江县中县坪（旧昌江县治）小田还有杜墓杜祠旧址，还有杜氏后裔。

杜甫热爱湖南，更热爱湖南人民。当时湖南社会表面看来尚属繁荣，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，贫苦的劳动人民身受重重束缚，官僚恶霸互相勾结，残酷剥削，民不聊生。

杜甫舟行所至，留意民生疾苦，以其深刻的观察力，揭发矛盾。他在《岁宴行》里说：“去年米贵缺军食，今年米贱太伤农。高马达官厌酒肉，此辈杼柚茅茨空，”“况闻处处鬻男女，割慈忍爱还租庸。往日用钱捉私铸，今许铅铁和青铜。”这是杜甫晚期一首重要作品。达官们酒肉都吃厌了，老百姓却卖儿卖女交纳租税；恶霸私铸劣钱欺骗老百姓，竟得到官吏的允许。这一件件血泪斑斑的事实，都写入诗中。杜甫一到湖南，就为湖南人民说话了。

少陵诗篇之所以被称为“诗史”，因为他所写的都是所见所闻，都是现实生活。《遭遇》一首写到：“石间采蕨女，鬻市输官曹。丈夫死百役，暮返空村号。闻见事略同，刻剥及锥刀。贵人岂不仁，视汝如莠蒿。索钱多门户，丧乱纷嗷嗷。奈何黠吏徒，渔夺成逋逃。”丈夫被折磨死了，妇女上山采蕨，卖得几个钱，还得上缴官府。这种敲骨吸髓的剥削，多么令人痛愤！杜甫入湘，是应韦之晋之招，韦是地方行政长官，这些诗当然是要给韦之晋过目的。

除了上述的诗外，杜甫湘江往返舟中，成诗甚多，大量涌现为民生疾苦呼吁的诗句，不是偶然的。他是希望湖南这块尚未遭战乱的地方人民能从事农耕，也为国家保存一点元气。他大声喊道：“谁能叩君门，下令减征赋”（《宿花石戍》），“上请减兵甲，下请安井田”（《湘江宴钱裴二端公》），“焉得铸甲作农器，一寸荒田牛得耕”（《蚕谷行》），“百姓疮痍合，群凶嗜欲肥”（《送卢十四弟》）。

臧玠之乱，长沙遭火焚烧，百姓死伤不少。杜甫写道：“竟流帐下血，大降湖南殃”（《入衡州》），“丧乱死多门，呜呼泪如霰”（《白马》）。这些诗句都是发自肺腑的沉痛的呼声。直到他生命垂危之际，绝笔诗中，还高呼“战血流依旧，军声动至今”（《风疾舟中》）。杜甫至死也没有忘怀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痛苦。

杜甫热爱湖南，湖南人民长期怀念杜甫。

张九钺，湘潭人，乾隆壬午举人，官海阳知县，著有《陶园集》。他有一首《杜陵草堂行》，对杜甫在湘江的经历写得极有体会，同时也表现了湖南人民对杜甫的深切怀念，气魄雄伟，是一首好诗！

“春江蟠天花雨黑，巨浪崩岩怒撞击。风吹肃肃青枫树，上有诗人万古宅。中原盗贼阻不归，挈妻携子将焉依？当时将帅无严武，忍使飘零伴豺虎。谁知一宿系山川，过者思之奠椒糈。湘灵岳帝待君久，客星夜夜依南斗。地委江湖稷契身，天悬日月文章手。潭人今古重性情，作祠仍以草堂名。佛钟社鼓争趋走，浦底蛟龙静不惊。浣花瀼西传舍耳，平生安得有宁止？红蕖碧杜墨花香，来往精灵聊在此。名高前后一长吁，贾傅褚公今有无？前村残日啼鹧鸪，我独踟蹰胡为乎！”

杜甫在洞庭潇湘间来往经历了二年，留下了百余首诗，留下对湖南人民的深情厚意。湖南人民也热爱杜甫，怀念杜甫。“潭人今古重性情”，正道出了湖南人民的性格

和情义。耒阳有一座杜甫的空坟，却留下唐宋以来许多诗人的题诗。平江小田是杜甫的权厝冢，当地人民为之建墓修祠。据文字记载，杜甫经行之处，纪念性的建筑、题字、题碑、写诗、撰文很多。有的歌颂他爱国爱民的崇高品质，有的咏叹他的悲惨遭遇，有的凭吊他的遗迹，有的考证他的墓葬。还有的模仿他的诗体，还有结为诗社，学习他的艺术风格。现略述如下：

杜公亭——杜甫曾系舟湘阴，当地人民为筑亭纪念。亭濒东湖，旧名故人亭，宋元丰中改名诗翁亭，又名清风亭。宁宗庆元六年知县赵善邢更名杜公亭，县主簿潘惟一撰《杜公亭记》，文章写得很好，载见《湘阴图志》。

守风亭——铜官渚在长沙县北六十里，杜甫曾在此停舟守风，有诗。后人曾于此建守风亭，现已不存。王夫之《潇湘十景词》里有《铜官野戍》一首，小序云：“铜官浦在长沙北六十里，芦汀远岸，水香生于始夜。渔汀戍火，依微暮色间，如寒星映水。”词云：“打鼓津头知野戍，万里归舟，认得云中树。日落长沙春已暮，寒烟猎火中原路。何处停桡深夜语，江黑云昏，莫向天涯去。旧是杜陵飘泊处，登山临水伤心句。”序文好，词亦好。姜斋不仅生动地描绘了铜官的景物，也深深体会杜甫当时的心情。

凿石草堂与怀杜崖——嘉庆《湘潭县志》载：“少陵草堂在凿石浦，唐杜文贞公往来衡湘间，舣舟宿此，有诗。宋米芾书‘怀杜处’三字，镌岩上，潭人为建草堂，国朝高其任刻诗，王廷绶绘像，董廷恩集杜以见志。乾隆